



册府元龟
卷之三百十七
至十九



13
849
105



門 4 3
冊 849
卷 105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正直第二

唐魏徵為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六年太宗臨朝有
誠懼之言中書令溫彥博進曰伏願陛下為政若貞
觀之初則無憂不太平矣太宗曰朕其怠乎徵進曰
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乙

而爲善志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爲異耳太宗拊掌歡笑曰良有是夫

長孫無忌爲太尉高宗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

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
郝處俊爲中書令高宗欲下詔令太后攝知國政與宰相議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譎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爲申處俊所引經典其

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由是遂止

李義琰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高宗每有顧問言多切直

劉仁軌則天初爲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守事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氏禍敗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諭之日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誡復辭衰疾倦望旣衰迴違失據又云呂后見璽二後代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惘然

靜而思之是爲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形百辟况八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禪教爲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

岑長倩則天時爲文昌右相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王慶之等表請立魏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乃與納言歐陽通奏請初責上書者告示令散繇是大忤諸武意被斥令西征吐蕃

李昭德爲內史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雒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

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使杖殺慶之余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已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子子孫爲萬代計况陛下承天皇願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悟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維水中獲白石數點亦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

耶左右皆笑

格輔元爲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以問輔元地官尚書遂爲承嗣所譖故及于禍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允元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詩書中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糾而駁之則天聞此言足以自誠豈得將爲過也耶

王及善爲內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

杜景佺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月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又春秋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艸木黃落而忽生于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謝罪則天曰鄉真宰相也

宋敬則爲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謗將陷重辟當時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理之頗得明白麟臺監張昌宗廣集當時學者刪補文思博要撰爲三教珠英又命畫工圖寫梁王武三思納言李嶠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在春坊元忠簡較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言於則天曰臣承先帝顧命受陛下厚恩下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

天不悅易之昌宗繇是含怒

姚元崇爲宰相長安四年張易之先請詣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告訴元崇斷停易之屢以爲言崇不納繇是改授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便克靈武道大總管開元初爲紫微令時左丞相劉幽求有女出適刺所司舉舊例賜物元崇奏曰自神龍以來或有承恩宰相男女婚禮皆得賜物事出一時不合著例此後望停從之

袁恕已以中宗神龍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將作大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與初恕已恐其更啓游娛侈靡之端言于帝曰務廉致位

積有年歲讜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問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授務廉陵州刺史蘓瓌以景龍二年拜侍中令京師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逆瓌考訊之普思妻弟伍氏以鬼道爲帝庶人所重嘗居止禁中帝特勅諭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俄而駕還京師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

祝欽明希希庶人旨建議請皇后助祭安樂公主爲獻瓌深非其議嘗于御前面折欽明帝不悟竟從欽明所奏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耶帝頗以爲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二日不得食者愚不稱職罪正在臣是以不敢燒尾

陸象先玄宗先天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用事同時宰相蕭志忠岑羲崔湜等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護功封交國公特封三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

盧懷慎開元初爲黃門監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憲司按罪以聞業奏求免詔下紫微黃門重按覆懷慎與紫微令姚崇等奏曰仙童倚恃王親欺奪百姓事狀明白人人共知御史推尋實知枉濫御史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動搖恐招物議望准前狀從之

宋璟以開元七年與蘇頌同爲宰相時特奏王毛仲奏看鷹人歙州別駕負外置同正負羅元讓看鷹勤

勞請優與進改玄宗許之付中書門下璟頌執奏曰
鷹鳥之屬畋游所用陛下曾于苑囿之內鞫繼總捐
以後或存而不論未能全斷今縱備物致用不可絕
無則命錄勤勞不宜如此帝曰朕在藩日先有款誠
時驅使亦不錄鷹鳥璟等曰若別緣課効誠合遷除
乃奏擬右驍衛翊府右郎將員外郎同正員帝曰卿
之改擬深爲折衷

韓休以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
方正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特令流于嶺外休進
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

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切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
輒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
伯獻而後罪美玉帝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
尚不容伯獻巨猾豈得無罪陛下若不出獻臣即不
敢奉詔流美玉帝以其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
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裴冕爲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恣日甚求爲宰臣
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知朝望如何輔國
諷冕辭章薦已帝密語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
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裴冕冕曰初無此事吾

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李峴肅宗朝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于峴由是諲揆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于人間聽案是非謂之察事忠良徃徃枉被誣搆復有追呼諸司莫敢抗拒御史臺大理有重囚在獄推斷未了有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有輒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

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帝悟之帝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繇是深怨峴又鳳翔七馬坊押官先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尉謝夷甫知捕賊擒獲夫殺之其妻進狀訴其夫輔國先爲飛龍馬家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瑩推之瑩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寅獻三司訊之三司與瑩同妻又上言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于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

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于帝帝云知卿
出去若虛奏帝曰臣出即死帝囚留在簾內有頃伯
陽至帝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帝怒叱
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寅獻柳州桂陽尉鳳翔
尹嚴何及李擘皆貶嶺下一尉瑩除名長流潘州峴
以數人非其罪責重欲理之遂奏毛若虛希旨用刑
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峴言
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嘗侍韓擇木入對帝謂
之曰李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
也今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寬擇木對曰李峴言

豈非專權陛下寬之只益聖德耳代宗朝復拜黃門
侍郎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
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
上仍置榻坐焉峴屏左右去所置榻言詞頗正

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嘗
奏言宦官爲監軍豈可參軍機政事之間德宗不悅
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自用楊炎盧杞相次秉政以致
今日之事因述君臣獻替大端今雖危急伏願陛下
革慮臣方敢當任若令臣阿偷免臣不敢曠職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

不正帝愕然大驚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
淮山南湖南道宣撫安尉興元元年改門下侍郎平
章事充宣撫使先時淮南節度陳少游首稱臣與李
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鑑以應朱泚鑑判
官常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幽隴叛卒數百人不應
李楚琳復使廻與諸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
自還宮闕勳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
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常臯各宦最早特進
建忠義請令常臯代少游則天下明然知道逆順之理
帝許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

使馮欽緒續至揖從一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
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奉便進擬
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對亦聞勅旨然未喻聖
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
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
可在相位卽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
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寢以成俗此政之大
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于從一從一奏之帝寢不悅
復累上表辭疾請罪罷官詔乃許之時興元元年十
月也久之以親累貶簡較左庶子饒州安置至是終

年五十七復性孝友居家雍睦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為同列所嫉以故不以居位焉

李勉建中末為司徒平章事無何盧杞自新州貢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裴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奏遂授澧州引駕他日德宗謂勉曰衆言盧杞姦邪豈有此乎曰天下皆知奸邪而陛下不知則杞善為奸邪矣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踈貞元二年以開州別駕白志貞為果州刺史勉及諫官等以志貞罪均盧杞不宜收擢固執之不許凡踰旬方下其詔

柳渾貞元三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先是韓滉在西入覲帝虛已待之至于調兵食籠塩鉄勾官吏贓罰鉏豪強兼并帝委仗焉每奏事或至日盱他相玄位而已公卿救過不暇無敢枝梧者滉于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猶察臣欽若等曰韓滉父休開元中為相為相不經年而罷今相公榜吏于省中至死况省闈非刑人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于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為霽威焉及白志貞除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未吏儉人縱稱庶謹不當頓居重職臣死而後已不

敢奉詔適遇渾以疾告歸即日遂下其詔渾疾間因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渾與張延賞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荅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竟爲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嘗侍罷知政事

陸贄貞元中爲相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于德宗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爲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寵喪二

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千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餘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賚盈餘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辨皆承嚴約苟在朝夕遂乃按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質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顧爲稱而不償其備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訟連群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詰而言之

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
取則蕩心于上歛怨于人欺天陷君遠去危懼此其
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大府攸
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
度支馮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
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
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
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
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先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

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
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交用者其時特宜進
旨並宜所奏施行大府卿常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
伏確稱每月申奏皆在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
詐爾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有罔欺不
加案問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嘗賦之財爲羨
餘之費罔上無畏視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
府庫出納有嘗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于左藏
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
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資之于人人

丹府元龜 正直二
有餘則輸之于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
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化官物暴法以刻剝私
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在崇信不加簡裁姑
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畏奸威既
沮于四方險態復行于內府繇是蹂躪官屬傾倒貨
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
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
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
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
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斯
財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此謂也自古及今德義
不立而利用克豐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
富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
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
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剪群兇師旅繁興徵
求寢廣推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咨
怨白晝犯關都邑阡庶恬然不驚及與衆賊相從比
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繇德澤未
洽于人而暴令驅之以至于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

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觀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圍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閱默而遣之又嘗宮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于人乃剗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之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菜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飄冒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強賊

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不厚其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旣解諸路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官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遂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携死義之心于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誠亦然乎旋屬蠹賊內訌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藏于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

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畜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于困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徻行諸侯之弃德守農商之鄙業也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遷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

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修故靈祗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立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立可大可久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愆邪復行寇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爲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臯陶稷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橘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灾患不及于邦家者乎譬猶操兵以办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禍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以延齡之言多順聖意若以罪置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于改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順默浸以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証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迄臣下迨輿臺賤品宣談論議億萬爲徒

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溼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出退避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遘權情下餌讒口良以內顧膏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扈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况從陛下歷播遷之艱孰觀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悲鳴盖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諫雖已頻

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伸悃款已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意懇故文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于罅下慮患之計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謦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悅待延齡益厚

竇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黜禮部侍郎令狐偃爲衡州司馬初李泌爲相以偃爲左庶子史館修撰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等爭競細碎數侵述睿長者讓不與爭泌卒參惡其爲人黜之

鄭珣瑜貞元末爲相時李實以恩幸爲京兆尹剝下以進奉珣瑜乃責實狀以爲留守錢皆有定額有餘卽當還度支進奉錢乃出何色使實上其對將罷黜之實有恩故終不行及順帝初卽位王叔文用事常執誼因之爲相時珣瑜方與諸宰相會食于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通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餽常公亦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等心知不可畏懼叔文執誼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

復處此乎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裴慶元和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五坊使楊朝汶人以賈人久息利錢取其私簿記遂遣捕故東川節度盧坦男令償之後知乃盧群筆記諫官上疏陳其暴蠹之狀慶與崔群因對又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用軍此小事我自處置慶進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今兵事不理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輦轂帝不悅及對罷帝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之曰嚮者爲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時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

鏞與塩鉄使程异同日平章事鏞雖有吏才素無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旣下物情駭異至于賈販無識亦相譏諍慶與崔群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慶上疏乞罷知政事論之曰臣昨于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裏切以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繇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臯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今天下異于十年已前方馭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係于朝廷輕重在于宰相如臣鴛鈍宿夜戰兢嘗

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繇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于輔弼責之以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旋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睿哲文明惟天所授凡所闕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况皇甫鎛自掌財賦唯事

剗剗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兆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勤誠或爲奏論事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齊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慮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但各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

罷兵之後經費錢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
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
聽足見姦邪之極程异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
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使在公卿之上實亦
非宜如皇甫鏐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
股肱列在台鼎交怨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
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脩
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日與亦得臣知言一
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辨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
天下之人謂臣不識廉恥臣若不言天下之人謂臣

有負恩寵今退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
臣自無措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
承宗斂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與疾討賊此豈
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祗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既
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
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况陛下
任臣之意豈比嘗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
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
帀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
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

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異罇探知帝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爲朋黨竟不省覽長慶中除淮南節度使平章事如故度將赴鎮昭義奏軍亂欲殺監軍劉承偕劉悟救免穆宗臨軒以問度度曰臣外藩也名帶宰相不可與聞政事帝曰第言之宰相豈有中外耶對曰承偕怙寵亂軍臣實知之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獨斬承偕可也帝曰我何愛焉太后以爲已子今因拘而太后不之知也更言其次度曰遠竄之竟如度計昭義遂安銖足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喜逢君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大不同時議以吉甫通于吐突承璀故絳尤惡之憲宗察絳忠直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元和七年五月憲宗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累言吳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轂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爲災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絳對曰臣昨見浙西浙東及淮南奏狀並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携意懼朝廷罪責苟非事實豈敢上陳况天灾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

史官輩選擇非必能賢奏報之間或容希熾此正當
姦佞之臣近有兩軍御史至淮南推鞠今理當詰遂
不知言者主名伏望明示典法况推誠之道君人大
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間之帝曰卿言是
也朝廷大体以恤人爲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賑救
濟其饑寒不可疑之也何者不思而有此問朕之言
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饑饉之境
速蠲其賦

裴洵爲相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
舉職洵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
神闕及參謝之際洵廷詰之曰獨孤與李正補闕
攷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
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息而退楊於陵
爲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
憲宗令追與漫官洵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
授吏部侍郎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南節度使王鐸來朝
貴幸多舉錫者憲宗特加平章事李藩望執以爲不
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
相者盖有大忠大曆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

而與之今王鏐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

鄭餘慶為相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宮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為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細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為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沐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寮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其後渙賊汚發賜死憲宗寢間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為國子祭酒之官

武元衡以元和八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于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帝稱為長者

崔群以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屬皇甫鎛陰結權幸以求宰相群累上疏因對臣面論鎛奸邪遂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對曰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

得失所係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

韋貫之元和中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
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幸於憲宗擢為左補闕將
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
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
深銜之卒為所搆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
出為湖南觀察使

蕭俛穆宗時以清直居相位嘗有詔令撰王承宗先
父事其碑文俛上言以承宗當元和時不盡臣節臣
實不忍溢言其美又撰述後有人事贈况臣公為阻

維夫陛下撫納之宜授此貨財非微臣平生之志

不受詔時人益服其清節會王璠以交通邪幸自西

州入求大用俛於帝前論事以鯁言不勝免

俛家代有忠節

祖父國初宋國公瑀肅宗徐國公華德宗門下侍郎
平章事復悉以剛鯁不用邪倖載各國史至俛之相
何止當澆末囂競之俗可謂冠
彼當時比有于前代各臣矣

韋處厚文宗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
和元年十月丙申勅池州司馬勒留堂頭湯鉢宜赴
任鉢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
有內狀出即召鉢至延英門付之然送知即宰相錄
此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初入相即惡之戲

謂之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不云之必為禍至是以事
逐之半裝乃俚言也滑渙者永貞末居銖之職得罪
鄭覃與李石同在相位大和九年京師之亂既平內
官或以南司不利于中貴憾於相廷者覃石謂之曰
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內官莫能
對人情稍賴以安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開成四年閏正月文宗
內殿議政楊嗣復日前嘉州刺史王正暮緣是李晟
外孫與上佐以其孝行不全令欲貶夷行曰正暮之
事何如李晟有之身不可免

魏謩以宣宗大中十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謩

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
諷惟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
公子孫我心更重之然竟以語辭大剛為令孤綯所
忌罷之

韋昭度昭宗朝為宰相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
書令昭度力止曰太宗文皇帝以此官總政而登大
位后郭子儀以累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
瑜安可輕授因請加尚父乾寧二年為行瑜所憾被
誅時人寃之

孔緯爲相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薰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曰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准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龕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旣見無班心甚快快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憚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見意自安乎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秉禮不迴多此類也時楊復恭爲樞密使尤

恃權勢緯爲南郊大禮使昭宗將升壇復恭具禮服冠劍以從緯矯宣遽命焚去覩者股慄復恭竟不能傾之御史臺嘗欲移門屋以狀白中書緯批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舉朝之後朱全忠併作數鎮兵亦強盛乘朝廷多故欲表請判益鉞事詔下宰臣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邸吏曰朱公若取益鉞印非與兵不可全忠尋止

後唐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末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于言

任圜爲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
密使孔脩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鄭
珣素與琪不協孔脩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
執學但不蕪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
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
協者少識文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
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車駕在汴帝
謂重誨曰外邊人聞朕歸京雜去者如市兼令差船
載官人及隨行諸物極是重滯重誨曰收復定州大

駕歸闕人情胥悅競赴京師乃知海內無事却已
人漸多並前歲已增其半帝微有愧色

漢陽邠隱帝初以輔立功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
同平章事以樞密院直學士刑部侍郎王度爲考功
郎中近例直樞院自正郎爲給諫王度儉巧瀆貨邠
頗惡之故改轉未離郎署

蘓逢吉爲司空平章事周太祖之鎮鄴也逢吉奏請
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
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樞密所異諸軍稟畏竟從
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曰此國家之事

光府元龜 正直二

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副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褒寵

夫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輔相之位可謂重矣春秋傳曰名既不同禮亦異數故歷代而下推尊獎之命舉褒賞之典其于丞宰固殊於庶尹焉乃有經綸草昧參締構之業奮庸熙載佐洽平之治策勲則先于

將帥著位則冠乎王公至于爵品以顯之輿服以貴之金帛以富之几杖以尊之以至視病臨弔生榮死哀斯皆重賜足承君之任厚股肱同體之義百世之達道為臣之嘉遇也

殷伊陟太戊時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帝其脩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

周周公相成王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信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

畝禾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獻諸天子收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

于東異畝同穎為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遑故命唐叔以禾歸周作歸

禾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道辟成功

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為太師履赤舄故狼跋之詩

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行貌

漢蕭何為丞相漢王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

行封帝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鄴侯食邑八千戶列侯

受封已畢奏位次皆曰曹參功多宜第一帝心欲何

第一謁者鄭秋曰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

之功也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於是令蕭何

帶劍上殿入朝不趨陳豨反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

謀反帝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

册府元龜 褒寵一

卒五百人一都尉為丞相衛陳崇曰高皇帝褒賞元
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
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

陳平呂后時為左丞相後為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
立文帝平本謀也帝以平為左丞相賜金千斤益封
三千戶

同勃呂后時為太尉與丞相陳平朱虛候章共誅諸
品立文帝以勃為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

衛綰為丞相景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
甚多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上書乞骸骨報曰古者賞

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也未有

易此者也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

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惟思也知謂知道治也蓋君子善及

後世若茲行嘗在朕躬朕嘗思此不君不幸罹霜露

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獲禮也乃上

書歸疾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章明也今事少間

有空隙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張湯為御史大夫嘗病武帝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田千秋為丞相年老武帝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昭帝時每有吉祥嘉應數褒
賞丞相詔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宣帝即位之明年下詔曰夫
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
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

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
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
馬二千匹甲第一區地節二年春疾篤車駕自臨問

為之涕泣光薨帝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
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

上典為塚者賜金錢繒絮綉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
衣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鏡狀連綴以黃金為縷腰已

金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梓宮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便房黃腸題湊各
一具便房藏中便坐也以栢木為心致累棺外故曰

明中高二尺四寸周二尺內梓宮次椁椁椁惟黃腸題湊又云便房小曲室也椁椁木外藏
梓十五具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東園溫明東園
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
上天歛並蓋云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主作此器也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椁以輜輶車按杜延年奏載
駕大鹿白虎駟以輜車駕大鹿白鹿駟以倅輜本安
車也可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抑翣故遂為喪車耳

輻者密閉輦者旁開恣曠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一摠為蒸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也副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較士軍陳至茂陵

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塚祠堂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天子思光功

德下詔曰大將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

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

夫建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

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如

蕭相國

張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秋薨

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

輕車古云戰車總謂也云涸緇沫不巾不蓋

矛戟幢麾班弩介士謂甲士也蓄燠也班皮篋盛弩也

蓋曰敬侯賜瑩杜東塚

地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匡衡為丞相成帝即位上書乞骸骨帝報曰君其專

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食牛衡起視事

帝以新即位褒優大臣也

翟方進為相九年卒成帝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

侯印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

柱屋柱也檻軒前關板也

皆以白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于他相故事

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去問疾從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吊賜棺歛具錢葬地葬自公卿已下

會葬

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七百戶汜鄉在瑯

琊不其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哀帝初即位褒賞大

臣更以南陽犍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增邑千戶

孔光平帝時為太師太后稱制王莽專權光恐固稱

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

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

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

言不遺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

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

過八九尺并圍三四寸自

然有合杖制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

不須削治也中用杖賜餐十七物食具有十然後歸老于第官屬

七種物按職如故光薨王莽曰太后使節策贈以太師博山

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

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

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載以乘輿韞輅及

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各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

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喪到之處行道之人將作穿復

皆舉音哭而過乃止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後漢卓茂光武初即位徵為太師薨賜棺槨塚地車

駕素服親臨送葬
 伏湛為大司徒策免建武六年徙封不其侯就國後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宜居輔弼十三年夏徵勅
 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宴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侯霸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十三年薨帝傷惜之親自
 臨弔下詔曰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
 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
 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三千六百戶

蔡茂建武二十年為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
 薨于位賜東園梓梓賻贈甚厚

杜林建武二十二年為大司空明年薨帝親臨喪送

葬

馮勤為大司徒中元元年薨

東觀記曰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凌道還

勤宴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大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葬

光武悼惜之使者

弔祠賜東園秘器賻贈有加

鄧禹為大司徒明帝即位以屬先帝元功拜為太傅

進見東向甚見尊寵

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

歲餘寢疾帝數

自臨問

鮑昱永平十五年爲司徒賜錢物什器帷帳

趙熹爲衛尉行太尉專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帝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吊

牟融章帝卽位爲太尉與趙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帝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家塋地於顯節陵下

鄭弘章帝元和初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班

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意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繇此以爲故事

丁鴻和帝時爲太尉薨賜贈有加嘗禮

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襪褥太后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安帝卽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徐防爲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褒寵安帝卽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

張輔爲司徒薨安帝編素臨弔賜冢塋賜贈恩寵異於他相
陳蕃爲太傅靈帝卽位竇太后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嘆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義德冠本朝謇諤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楊賜爲司空薨靈帝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楊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勲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

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較殊位特進
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子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卽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簡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塋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
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薨靈帝熹平元年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卽給東園梓器謂者護喪事賜冢塋于原陵拜家一人爲郎中靈帝思

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
為其頌

魏華歆為司徒文帝詔曰司徒國之舊老所與和陰
陽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
賜御衣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婢奴五十人
鍾繇為太尉明帝即位遷太尉繇有膝疾拜起不便
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
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太和四年薨賜
服臨弔

曹真為大將軍大司馬朝雒陽賜劍履上殿入朝不

趨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病還雒陽明帝自幸其第
疾

曹爽為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
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蜀諸葛亮為丞相卒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濬篤
誠受遺託孤佐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
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
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竟遘疾隕喪朕用
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

來刊載不少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又詔為亮立廟於沔陽吳願雍為丞相及李大帝素服臨弔晉王祥為太保祥以年老累乞遜位武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病闕朝會禮拜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床帳簾褥以舍人

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肇為給事中嘗侍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居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薨賜東園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疋裴秀為司空薨武帝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為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石苞為大司馬薨武帝發哀于朝堂賜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

鋒車鼓吹介士大車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威寧初詔與裴秀等並爲王功列於銘饗

陳騫爲大司馬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充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馭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田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噐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

騫屢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咨詢方期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嘗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病聽乘輿上殿及薨加以衾歛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賈充爲太尉太康三年疾篤上卽綬遜位帝遣使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床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及薨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大嘗奉策

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綬授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輅轡輅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葵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十頃與石苞等爲王公配享廟庭

荀顛爲太尉薨武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太子太傅臨淮公顛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內茂績旣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率者已不幸薨歟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又詔曰太尉不恤

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

衛瓘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武帝詔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何曾進位太傅老年屢乞遜位武帝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

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疋八尺牀帳簾褥百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王者依次暗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勅以嘗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靈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李喬爲司徒薨武帝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

石鑿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鑿武帝有詔令會遂以爲常

山濤爲司徒薨武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綬侍中貂蟬新沓伯密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

傅祗懷帝時爲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舞蹈王導明帝時爲司徒王敦舉兵內向帝伐敦假導節都尉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疋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導固讓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

幼主是爲成帝及薨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
持節三事贈禭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
事及葬給九游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
賁班劔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册日盖高位以酬
明德厚爵以荅懋勲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
百代于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
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携中夏應期濯
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墓中興也下帷委
誠而策定江左恭巳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
振寇雲改心化之所鼓禱杙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彞

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成
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負荷願命保朕冲人遭
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頽
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
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
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踰茲懷今遣使持節詣者
僕射往贍錫謚日文獻祠以大牢魂而有靈喜茲榮
寵
陸玩爲司空薨給兵千人守冢七千家孝武帝太元
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克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

命之勲先陪陵而葬繇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爲衛
王彪之爲尚書令掌朝政以年老上疏乞骸骨孝武
詔不許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
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及卒即以光祿
爲贈

桓温爲大司馬薨皇太后與孝武臨于朝堂三日詔
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
二百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大
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轎輅黃屋
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優

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
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追贈丞相封置參軍元
謝安輔政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孝武
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護軍
號後出鎮新城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及薨帝
三日哭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百萬布千疋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
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又
以平符堅勲封廬陵郡公

宋徐羨之爲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高祖卽位

以佐命之功詔遷尚書令揚州刺史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與中書令傅亮等同受

顧命

傅亮爲僕射與徐羨之等並受顧命給班劔二十人王弘永初中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羨之等謀廢立召之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江州刺史如故徐羨之等徵爲侍中徒錄尚書加班劔四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住中書省下弘隊仗出入司徒府擢置參軍元嘉九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

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揚州刺史如故謚曰文昭配食廟庭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初尊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綸夷險簡自朕心國恥旣雪允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可踰故用竹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嘆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契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勲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酌之

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深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

南齊王儉爲侍中尚書令武帝永明初進號衛將軍六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咨事帝以往來頻數詔儉還尚書下省疾甚世祖親臨視及薨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帝答曰王儉德誠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關艱運義重嘗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柰何往矣柰何詔衛將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

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勲峻膺嘗策故侍中中書侍郎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寓淵默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昉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嘗方正位論道七釐衮職彌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憖遺奄焉遽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門下士四百人褚淵初爲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後數中書監

給鼓吹一部後爲司徒錄尚書事增班劍爲二十人
五日一朝淵疾帝遣侍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
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
痛怛慟懷比雖尅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一百斤又詔曰
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居厚前王盛典咸必由
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
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
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于家邦忠貞彰于亮采佐
命元朝經綸王化契濶屯夷綢繆始終摠錄機衡四

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隆
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慙
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
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
送之禮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
徐孝嗣爲左僕射散騎常侍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
大將軍以定策勲進爵爲公贈封二千戶給班劍三
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
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

梁謝朓爲中書監司徒衛將軍薨於府時年六十六

高祖出臨哭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疋蠟百斤贈侍中司徒

王亮為中書監卒高祖詔贈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瑩為中書令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王僧辨自元帝初為侍中尚書令及帝即位以功進授鎮軍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

邑五千戶

陳徐度為司空薨贈太尉給班劍二十人宣帝大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

後魏奚斤明元時為左丞相蠕蠕犯塞斤等進討

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命斤出入乘輅軒備威儀道從

穆觀明元時統攝朝政泰嘗八年暴疾薨於苑帝親

臨其喪悲慟左右賜以通身引起金鈔棺喪禮一依

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盧魯元為太保錄尚書事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

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百萬計太武臨幸其第不出

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

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

病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

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宮西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故事而贈襄城王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比

尉春文成時與太宰嘗英等評尚書事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

劉尼爲振威將軍與源賀等共立文成封東安王高宗未遷司徒獻文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

荀頹孝文時爲司空公封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又詔曰頹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未受復除

尉元爲司徒以年老致仕元疾篤孝文親幸省疾太和十七年八月元薨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擬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勳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業南耀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忘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勳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邇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彌極眷壽彌贊大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惻怛于

懷但戎事致集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糝物二千疋
温明秘器朝服一具並爲營造墳域塋以殊禮
馮熙爲太尉太和十九年三月戊子薨四月辛丑孝
文爲熙舉哀於行在所

陳建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孝文與文明
太后類幸建第賜建妻物於後庭

穆亮自宣武卽位爲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
薨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
二百疋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歛贈太尉公領司州
牧

崔光孝明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正光元年
賜光几杖衣服三年詔步挽至東西上閣光年耄多
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嘗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
十月孝明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
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州刺史及薨孝明聞而悲
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六十萬布一千疋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贈
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
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孝明
祖喪建春門外望輶哀感儒者榮之

州府元龜

裴寵字季雅，淮南李嗣京參閤。燕
曰大冢宰，晉國公，晉武皇帝。西極文翔鳳，訂正帝
晉公，對大冢宰，令正。豫章黃國琦較釋

太師宰輔部

裴寵第二。北齊斛律金遷左丞相，孝昭踐祚，詔金朝見聽乘步
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金。曾遣人獻食中書
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在昭陽殿，勅侍中
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

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趙彥深爲司空轉司徒自昭帝以還禮遇稍重每有
引見或升御榻嘗呼官號而不名
後周李弼爲太師趙國公薨于位明帝舉哀比葬三
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于墓所配食
太祖廟庭

晉公護武帝時爲大冢宰令五府總於天官三年詔
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帝
業安養我蒼生况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庶
品齊位衆臣乎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

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回讓及護母薨尋有詔起人親
事四年護巡邊至靈州還五年詔曰光宅曲阜魯用
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
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
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
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險夷朝綱締構事均休感故
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
未脩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于謹爲太傅太宗伯天和二年薨武帝親臨賜繒粟
麥共分甚豐贈本官加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配

享於太祖廟
寶熾爲太傅嘗有疾武帝幸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
隋李穆初仕後周爲太保左輔摠管開皇初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蘇威開皇中兼民部尚書叅掌朝政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

召威謝曰公能如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大業中爲納言煬帝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雪霜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脩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樑社稷彌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召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重朝臣莫與爲比

楊素仁壽初代高頻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草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嘗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爲第一帝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獻皇后山陵制度多出于素帝喜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畧抱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旌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寒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

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惟朕所命任
處宿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屆瑩兆安厝
委素經營然堊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繇於
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
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
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攷
攷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
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
非唯廟廊之器實是杜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
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承

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大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輶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

王室竭盡誠節協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迎代方縣歲祀式播彫篆用圖勲德可碑宰隧以彰盛美

高頴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初頴父賓爲周大司馬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高祖每呼頴爲獨孤而不名也後加上柱國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唐裴寂爲尚書右僕射初從高祖起義於晉陽又勸受禪及高祖卽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遂

拜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詔尚食奉御每日賜
寂御膳帝視朝每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卧内言無
不從呼爲裴監

寂先爲晉陽宮副監

而不名其見親禮如此當

朝貴戚莫與之比帝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
常雲起告寂謀反鞠之無端而釋之帝謂寂曰朕之
有天下者本公所推豈有二心哉覓白須分所以推
寃耳因令貴妃三人齋珍饌寶器詣寂第宴樂極歡
經宿而去俄遷左僕射又聘其女爲趙王妃賜宴於
含章殿帝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已有慈
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乂安伏願賜臣骸骨

帝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爲台司我
爲太上逍遙一依豈不快哉俄拜司空增邑通前六
千戶遣尚書員外郎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
二年十一月太宗有事於圓丘及還御大輦特引寂
及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陪乘焉

蕭瑀武德初爲內史令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
榻瑀既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爲蕭郎瑀奏便宜數
十條多見納用高祖手勅曰得公之言特存社稷行
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
德今賚公黃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也後拜特

進參預朝政事嘗因賜宴太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太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嘗瑀頓首拜謝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降宸筆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賜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並賜袈裟以克講論之服焉貞觀二十二年六月薨詔曰悼往飾終

實惟茂典高班禘禮允屬各臣故特進宋國公瑀稟粹挺生含章秀出慶傳積德道映搢紳登朝膺務多歷年所出綜機揆雅道光於廊廟入司綸綍謹言聞於帷扆行歸恭儉志存靜退輔德無聞逝川奄及緬惟既徃震悼良深宜錫寵章式光幽窆可贈司空使持節都督荆峽岳朗澧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官封如故陪葬獻陵宜令使人持節冊命贈絹布五百段并賜東園秘器後改陪葬于昭陵封倫爲右僕射貞觀元年遘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視即命上輦送還第尋薨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再贈

司空
馬周爲中書令太宗嘗體目群臣各有其詞體周日
材惟獻替秀出珪璋去山東而躡承明輦河南而踐
金馬因時耀彩似菊露之結重巖迴進騰芳如蘭風
之出幽筵又神筆賜飛白書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
肱之寄誠在忠良周既趨務兩宮庶政兼總處事甄
密甚得當時之譽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
爰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
以御膳供之及輿疾還京太宗躬爲調藥遣使送皇
太子親臨問疾及卒爲之舉哀於宜秋門贈中書令

幽州都督陪葬昭陵使鴻臚少卿監護喪事

戴胄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曰戴胄
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
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耳及卒太宗爲舉
哀于朝堂哭之甚慟遣衛尉卿劉弘基監護喪事詔
虞世南爲之碑文賜物千段悼惜久之贈尚書右僕
射追封道國公後乃聘其女爲道王妃
溫彥博爲尚書右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
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爲立堂焉
高士廉初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貞觀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太宗征遼太子於定州監國士廉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攝太子太傅駕還從至定州遇疾暴發太宗親幸其第以問之及駕幸靈州固請從行遂輿疾而從在塗中使各醫上藥相繼於道還京漸篤及薨詔曰昔平仲云亡齊后深股肱之慟太真既沒晉君悲社稷之臣故悼往飾終義存追遠褒忠錄舊事本因心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忠國公士廉德範弘深風獻遠著道高廊廟望重勳賢職在銓衡穆九流而馳譽位居端右摠百揆而騰芳班職台儀具瞻允集忠謀令範

遇物必彰造膝危詞類多弘益瞻風力以齊軌軼任
呂而長驚朕爰在弱齡早敦姻戚綢繆眷過多歷年
所方期切茲景化永贄降平曾不慙遺忠良奄及感
惟永往震動厥心儀形莫追徽音日遠宜崇禮命式
表哀榮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
事并州刺史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罽毼布二
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令攝鴻臚卿護監臨當
祖載便屬寒食勅遣尚官以食四輦致祭仍降宸筆
爲文寘於靈座云朕與卿義重君臣道符冥契鱗波
順乎風勢早啓沃乎朕心如何一朝奄成異代眷言

疇昔用切深衷自幽明一謝將歷數旬尚同城闕之
間想游魂其如迄今既丹旄戒路歸骨窮泉望隔丘
野之中思令德而方遠凝哀笳於晨路引嘶駭於夜
臺嗟爾世之長辭結余心之永恨追懷前賞極宴終
嬾豈謂樂情迴成悲緒酒有千日之號人無再飲之
期昔臨膳以增歡今撫杯而益慟故遣陳茲饗禮以
寄曩懷魂如有靈歆我哀饌及柩出橫橋太宗登長
安故城西北樓望喪而慟

杜淹爲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歲餘疽發
左足太宗令醫者視之言不救太宗憫然傷之於是
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

杜如晦爲右僕射未幾以疾免帝令皇太子就第臨
問知其不起又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終
太宗廢朝三日爲之舉哀哭甚慟遣國子祭酒楊師
道監護喪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手勅著作郎虞
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追念勲舊痛
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之製碑文也及將葬重贈司
空明年晦下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妻子其國
官府佐皆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

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貞觀九年十一月加開府儀

同三司十六年拜司空俄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車
駕幸玉華宮玄齡時疾盛發詔令卧摠留臺至夏漸
篤追赴官所乘輦舉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
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勅專遣名醫攻療尚食
每日供御膳稍益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爲改
容悽愴病劇車駕臨問握手叙別悲不自勝皇太子
亦就與之訣其年七月玄齡薨太宗廢朝三日詔曰
輟膳流哀悲深棟幹徹懸輿感悼切股肱是知禘禮
飾終道先爇册贈章追遠事本因心故司空梁國公
玄齡蹈義挺生資忠秀出功宣翼贊誠若艱難推轂

代藩參六飛之馭沃心皇極均十亂之重恪居端塔
亟積暄寒九功繇其日用百辟於焉仰止若乃恭儉
周慎之心奉國忘私之志足以抗衡上列獨映終古
方申倚寄永贊隆平曾不慙遺摧梁奄及永惟良輔
是用震勸于厥心宜加寵靈式旌泉路可贈太尉使
持節都督并箕嵐勝四州諸軍事守并州刺史所司
備禮册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賻絹布二千
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工部尚
書闡立德攝鴻臚鄉監護

魏徵爲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卒詔陪葬昭陵因山

爲墳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爲製碑文并御筆書石刻畢停於將作北門

李靖爲尚書右僕射貞觀八年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病疾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真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受特進聽在筵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

每二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事九年五月賜靖靈車杖助足疾也及靖妻亡有詔墳塋制度依霍光故事象燕然及積石山以旌殊績十一年夏有疾太宗親幸其第流涕謂靖曰公是朕平生舊交又於國有大功急聞疾病深以爲憂賜絹千疋十八年帝幸其第問疾仍賜五百疋太宗將伐遼召靖入賜坐御前二十三年五月薨詔曰昔晉羊公云逝名都爲之罷市鄭子產斯亡在機於焉投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衛國公李靖蘭畹騰芳鈞川揚佐氣凌關外志溢戎場興言締構十角將三吳威偃披勳王府閩禺與

渾塞同揮澄妖氣於下瀨闡皇風於高門舟楫遐宣
台儀近曜官緇鼓靜休有餘芳蘊茲高志歸乎樂善
遊赤松於艾服之年訪黃綺於杖鄉之歲語默之趣
疇今罕匹進退之道對古爲別逝川東馳高奉西靡
春言永往情深哀悼昔惟堂始事荀公有追贈之文
郊平既安祭遵致容車之禮式旌泉壤以備哀榮可
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所司脩
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賜東
園秘器仍令攝鴻臚寺卿享監護羽儀送至墓所高
宗即位重贈太尉與尚書左僕射屈突通並配享太

宗廟庭又疇其封邑依舊不減

長孫無忌高宗時進位大尉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頻
降手詔敦喻不許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
大夫又令圖無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

岑文本爲中書令從太宗征遼至幽州暴疾太宗親
自臨視撫之流涕及卒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
逝情深惻但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賜東園秘
器陪葬昭陵

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特承
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又重其文學政理之

才嘗謂元起日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
高季輔爲中書令簡較吏部尚書監修國史累封菴
縣公永徽初辭職優詔不許又加光祿大夫行侍中
兼太子少保以風疾不視事高宗令追其兄魏州刺
史季通除宗正少卿以視疾又命中使觀其進食增
損既卒帝舉哀於雲龍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
司邢州都督官造靈輿送還御

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敦禮久患弟
餘慶時任定襄都督府司馬特召赴京侍疾既卒高
宗舉哀於東雲龍門皇太子遣家令薛仁軌簡較凶
事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塋昭陵

李義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是益承任
遇遷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脩國史又加太子
賓客累封河間郡公高宗爲造甲第榮寵莫比
李勣爲司空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爲司衛正
卿諸子外任者悉召還京師使得視疾及薨高宗舉
哀於光順門輟朝七日仍令司平太嘗伯楊昉監護
喪事司禮太嘗伯楊思敬持節齋壇書弔祭贈太尉
揚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塋日帝幸未央宮
登樓望喪車慟哭并爲設祭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

許敬宗爲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高宗令與司空勣每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及薨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戴至德爲戶部尚書郝處俊崔知悌爲中書侍郎李敬玄爲吏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八月戊寅朔御札飛白書贊以賜至德詞曰泚洪源俟舟楫處俊日飛九霄假六翮敬玄日咨啓沃罄竭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日竭忠節贊皇獻議者以載柳寬厚而李崔忠勤故帝以此言褒美之

劉仁軌則天光宅中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薨年八十四皇太后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哭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平章事卒贈貝州刺史則天悼之不已爲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狄仁傑爲內史則天幸三陽宮日王公百僚咸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及卒則天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

顧琮爲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則天日顧琮

久經任使不幸殞沒准於前例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之情深有悲悼今日特爲不視事

姚元之長安中爲鳳閣侍郎以母老表請解職歸侍言甚哀切則天難違之下制曰忠爲令德孝乃天經義著君親道存愛敬其或兼者可不美歟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兼檢校相王府長史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之自掖垣趨侍廊廟謀猷竭節盡誠謹言正議始終無替弘益以多近以母氏衰老情兼喜懼在休沐之期闕晨昏之禮乞解所職以就闈養外奏內請志到詞勤宜遂懇情用敦孝道睠彼藩邸高選

綱佐俾從梁苑之游以致潘園之樂可行相王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同三品玄宗初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二年封梁國公食邑三千戶追舊勳特優異也又爲紫微令後改名崇病瘖居于罔極寺黃門侍郎源乾曜奏曰姚崇氣力虛弱不能行步伏以軍馬事切欲得與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館特許家人視疾從之
李懷遠中宗時爲左散騎嘗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卒帝特賜錦被以爲小歛仍爲文以祭之贈侍中葬事務從優厚

魏元忠爲尚書右僕射神龍二年八月表請歸鄉拜
墓許之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因降手勅曰臨岐感愴
深惻朕懷勉慎行鑣佇促還轡仍令宰相及諸司長
官送於上東門外文給元忠千騎四人充其左右仍
勅之日但正直之士爲邪佞所憎慮有不逞之徒知
卿在路無備因茲射險忽肆兇狂萬一損卿追悔無
及縱加弔鑊何補於卿朕心口爲憂明發不寐今故
遣千騎四人緩急任卿馳使元忠及將還東都帝又
幸白馬寺以迎之當時莫不榮羨
岑義廉宗時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延和初

遷侍中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實錄以義
有功故有此命

魏知古玄宗時爲侍中先天元年十月獵于驪山之
下知古上詩諫之手詔曰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
研精良增嘆美夫詩者寫其心懷諷諭君主楊雄羽
獵相如上林率繇茲道予何於溫湯觀省風俗時因
暇景掩渭而畋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較獵
但慕前禽卿有箴規儆予不遠令賜物五十段以申
勸獎

源乾曜爲侍中張說爲中書令開元十二年賜上考

親製其詞曰源乾曜譽譽匪躬謙謙自牧正身率下
直道事人無聞伐已之功每立致君之節顧問則出
納斯允左右則啓沃居多德行可稱自宜升擢張說
以道佐時以忠處事頗雖不犯嘗聞獻替之誠言則
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籍其
判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並考中上十三年十一月
封東嶽禮畢以乾曜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中書令
張說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蓋以宰相之任佐于
王化勸成岱宗時有寵也

杜暹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十四年
賜甲第一區廐馬一匹雜彩一百段賞功也

李元紘爲戶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五年端午宴群
臣于武成殿特賜元紘及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
以寵之

裴光庭爲侍中卒贈太師光庭與蕭嵩不協太嘗傳
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
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嵩意帝聞之特下詔賜謚曰
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
李林甫爲右相天寶中任遇大重詔於太清宮刻石
爲林甫及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城東有薛王舊

別業林沼幽邃當時第一特以賜之及女樂二部金銀珍飭甚衆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九載林甫扶疾從幸華清官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帝登降雲閣遙視舉紅巾昭慰之林甫不能興使人代拜於席卒贈太尉兼并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子以言儀護柩還京師發喪于平康坊之第楊國忠為右相天寶十三載二月制加光祿大夫守司空兼右相仍賜音聲十人銀器十事物一千匹一以加社稷之衛廼心弼諧一以資籌畫之勞推誠將

馭俾厲為臣之節以彰任賢之美

詔晉卿為侍中代宗初即位攝冢宰以衰疾表乞三日一入中書省許之十月庚申許間日入朝引見于延英殿於老也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兩足帝特許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後薨命有司配享宗廟裴冕為左僕射平章事冀國公杜鴻漸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衛國公大曆五年卒塋日並許百僚祖送于國門

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二年綰宿有痼疾居職旬日中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

殿特扶入時釐革舊弊唯縮是瞻恩遇無二縮累抗
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縮疾亟帝每日發中使就
私第存問又內出醫人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既終
中使在門以凶問走馬入奏帝驚悼久之輟朝三日
即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極前冊授令及未歛詔曰王
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支體參於軍國
之重叙以陰陽之和亡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
宗廟之祭禋以緘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
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縮性

含元和身齊律度道光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
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
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真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
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
於郊廟簡廉其質奉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
政爰登清靜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化既浚於朝有
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者於可久而夫子之
命未如之何方有憑依遷此淪謝屏子之嘆震悼良
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在家無
尺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購備膺典策載賁朝

經可贈司徒又詔宰相已下文武百官悉就私第弔喪又遣內嘗侍吳承倩會弔贈絹一千匹布三百匹仍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也備及大歛與鄉等悲悼惻懷宰輔賻贈恩遇哀榮之盛近年以來未有其比

常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三年正月特加九階自朝議卽至銀青光祿大夫仍封河內郡公寵近臣也

崔祐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謀猷啓沃多所裨益祐甫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决及薨帝甚悼之廢朝三日册贈太傅故事黃門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以祐甫嘗嘗有大臣節故特寵異

郭子儀爲司徒中書令德宗初卽位子儀攝冢宰進位太尉加號尚父增實封通爲二千戶月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芻穀弟及男子婿拜官者十餘人既疾病令舒王謨備禮省之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薨時年八十五帝聞之傷痛者久之爲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跼足相承上以

調三光下以象五嶽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
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
增呂望之名維師贈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
故太尉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
知王佐訓師如子料敵如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
威秦失險河雒爲戎公能翼扶肅宗再造區夏國有
患難勞其戰定邊有寇盜籍其驅除安社稷必在於
絳侯定羗戎無喻於克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
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譽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于
茲頃以春秋既高疆場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

公在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
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
旨生病藥石靡功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
輟朝增日悼心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
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望尤重歛
以充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塋式墓重文侯
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册命之
禮有司脩焉可贈太師陪塋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册
命贈絹三千匹布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
一丈八尺而詔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弔哭凶喪

所須並令官給及塋帝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皆隕哭特賜謚爲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四年六月以子儀大祥賜絹五百疋命百僚赴哭貞元元年正月以子儀祔廟命太嘗給鹵簿博士贊儀

李晟爲太尉中書令德宗嘗呼爲大臣而不名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幃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九年八月薨德宗震悼出弔輟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賻布米粟有差命太嘗卿裴郁就第冊贈太師又命京兆尹李克監護喪事官給塋具比大歛帝遣致書於柩前日皇帝遣宮闈令第五守進致

誠旨于故大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平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訐謨帝道協贊皇猷嘗竭嘉言以輔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將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患雖歷旬時日與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慙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

感切卿一門裔緒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教訓朕之志意豈忘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信比者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誠志無以爲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迹數行貴申所懷得盡臨緝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躡朕意及葬德宗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武嘗參官哭拜於路及晟祔廟令所司供少牢給鹵簿兼令禮官贊儀

馬燧爲司徒侍中北平郡王貞元五年九月燧與大尉晟召見於延英殿帝嘉其有大勲勞皆圖形於凌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仆於地帝親起之十一年八月薨廢朝三日詔京兆尹韓皋監護喪事司農卿嗣吳王嘯爲吊祭使賻布帛米粟有差贈太傅仍令太管卿裴郁持節冊命及葬又廢朝遣百寮於延興門臨送十三年十一月燧祔廟詔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并量給人夫

大嘗博士簡較趙退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八月薨詔曰翼宜王猷德禮終始蕭何贊清靜之化柳莊爲社稷之臣永念忠勞厚其贈祿舉茲命

數以寄哀懷故趙退翁體仁弘義循法守正有絜矩之操有致君之誠素履彰其貞固黃中發於事業文含大雅望重周行暢絕域之恩信整天臺之網轄啓廸理本勤勞國均奉上見宜孟之忠居室聞晏嬰之儉訐謨左掖盡瘁五年嘗納誨以沃心每匪躬以經遠感疾未逾於信宿殲良俄即於杳冥震悼之深當宁流嘆禮有旌飾峻其寵章追崇保傅永慰窀穸可贈太子太傅所司備禮册命賜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册弔使

盧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二年九月邁中風

疾令宰相詣邁宅問疾

崔損貞元十二年諫議大夫平章事十四年轉門下

侍郎平章事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爲醫藥

十九年薨贈太子太傅贈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

石

杜佑簡較司徒平章事克虔支鹽鐵轉運等使元和元年四月詔授司徒依前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司依舊典册拜罷其事務從所讓也二年正月告老表再上詔答曰卿量包以大器茂中和事君推一德之誠與物全四時之信登于臺閣則萬事問於胡公

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舉其實行是可專徽頃者殷憂在辰總錄攸重金甌作鎮群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惟賢是圖遽陳請老之章將輟弼予之道二三省覽良爲憮然用捨之闕慎重斯在謂雅志之難奪豈余褻之可移是用徵尚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几乘車優其勛力之禮卿宜起今已後每月之內嘗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冀延於內殿沃朕虚心如此則居多暇辰退可以吐納願志入參大政進可以偃息藩寮靈壽將置於上庠桑梓豈遠

於下杜卿仍以朕此意宣示百寮庶乎君臣作合期乾坤交泰之義無媿前列永貽後昆致政之詞即宜斷表佑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嘗呼爲司徒七年詔以太保致仕宜朝朔望帝遣中人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其年薨廢朝三日冊贈太傅子頤爲司空平章事元和五年三月詔依杜佑例一月三朝裴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和五年秋垪中風病上甚嗟惜旁午致問至於藥餌進退皆令踈陳疾益瘡罷爲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侍郎平章事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冬暴卒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嘗贈之外內出五百匹緡以恤其家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二年七月勅弘疾未痊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長慶二年七月勅弘疾未痊平尚且在家將息其俸料宜從勅下日付所司支給其年十二月薨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裴度爲司徒平章事太和三年十一月加開府及實封度三表陳讓優詔荅曰其開府聊且依請實封勿讓翌日文宗命中人王士元赴度宅問疾病諭勉再

三度勉而受命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蓋之詔晉以鄭冲申奉策之命雖優隆者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諮詢用禮獨在於安勉朕勤求至理所寶惟賢顧誤舊勞敢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煩務時因聽斷誠望彌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爲社稷之鎮才實邦家之楨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掃滌

區宇爾則有出師殄寇之勲在穆宗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徽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佑國庇民之勤逮弼朕躬揆茲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咎繇之謀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於奏章塞詔下言動形於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躰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鄉士宣德而鎮撫華夷畜氣養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入中書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大和四年爲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虞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已曲江晏賜群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未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瘳故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曾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

薨上聞震悼久之令繕寫置於靈座
孔緯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從熹宗自蜀還定京城遷
門下侍郎監脩國史又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
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大功臣
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
興縣庄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昭宗乾
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帝昭度李谿帝以
大臣朋黨外交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
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進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
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

官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太學士延資庫使階爵
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駟騎敦促相望于道扶疾
至京師延英中謝奏曰臣前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
賢弼諸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不望
生耶玉階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
累年形體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強御事猶踈况此
庭羸寧勝重委國祚方秦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
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鳴
咽流涕締久疾拜蹈艱難帝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
令閣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隨次河中同州

王行納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綿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大尉梁韓建爲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平三年六月大祖以建及薛貽矩每於案前有所敷奏頗協事機深加獎殺各以贈帛錫之三年宣旨太保韓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閣稱賀即令赴朝餘時不用入示優禮也薛貽矩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乾化元年五月丁亥大祖召貽矩及諸相對于崇勳殿帝曰軍旅之間朕自制斷朝廷庶務實賴卿等協心翊佐待兵罷後事無大小一委中書當無暇食也各賜內廐馬銀具鞍轡

衣一襲白金共千兩司空貽矩賜差厚二年帝幸東京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維旄使曹守璿往弔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並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

晉趙瑩爲中書令戶部奏改瑩本貫華州華陰縣永化鄉爲霖雨鄉臨高里爲致君里

桑維翰爲相戶部奏改維翰本貫河南府河南縣來遠鄉爲調昇鄉樂善里爲代天里給門戟十二枝開運初爲樞密使中書令詔改維翰本貫河南府章善

坊爲賢相坊

馮道開運初以戶部尚書平章事詔改本貫定州安喜縣懷遠鄉爲積善鄉萬善里爲公台里

李崧爲侍中詔改崧本貫深州饒陽縣富平鄉爲秉鈞鄉通義里爲調鼎里給門戟十二枝七年丁憂制詔賜崧白藤檐子一以授起復官不欲令墨緣乘馬也

周王峻爲僕射平章事廣順元年七月太祖幸峻第賜資甚厚

周李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廣順二年八月丙辰象

隆階跌傷右臂不在朝謁癸巳賜穀詔曰卿方秉國鈞實籍維持之效復兼邦計最爲繁劇之司稍失區分便成壅滯雖近有傷損未復痊平宜疆扶持且就臨蒞無妨卧理仍放朝參勉卿忍苦之誠副我仰成之意太祖以國計事殷累宣諭令扶持視事穀辭以所傷未任趨拜故有是詔其後又詔入朝放朝參赴本司署事仍賜白藤肩輿二年六月初穀本貫河南府維陽縣清風鄉高陽里改爲賢相鄉勲德里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朝爲相長興初詔改本貫瀛州景城縣來蘇鄉爲元輔鄉朝漢里爲孝行里晉天福

中爲司空平章事詔給門戟十六枝道嘗上表求退
高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
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爲比五年
改道所居雒陽縣三川里爲上相鄉靈壽里爲中台
里八年改爲太尉鄉侍中里時道本貫瀛州陷契丹
新加太尉侍中故以雒陽所居鄉里復旌改之周顯
德元年爲太師中書令薨世宗聞之震悼冊贈尚書
令追封瀛王

范質爲侍中顯德六年四月世宗征關南質以疾留
京師詔賜質錢百萬俾之市藥

鄭仁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世宗北征仁誨爲東京
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廻兼侍中

